

T 9299

3122

14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二十七

仕進部

建安祝穆和父編

制科

宏詞

館職附

君手書高文語

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著之手篇朕親覽焉

漢武詔子大夫褒然為舉首漢制

唐設博學宏詞科選舉志國初立宏詞拔萃科紹聖立服勤詞學科大觀改詞學兼茂科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二十七

前集

建安祝穆和父編

仕進部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上海圖書館藏

上海圖書館藏

制科

宏詞

館職附

羣書要語

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著之于篇朕親覽焉

漢武詔子大夫褒然為舉首漢制

宏詞唐設博學宏詞科選舉志國初立宏詞拔

萃科紹聖立服勤詞學科大觀改詞學兼茂科

紹興改博學宏詞科國史

古今事實

擢董仲舒

董仲舒字廣川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

擢晁錯

晁錯習申商刑名於張恢武帝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答策謂五帝神聖其臣莫及

擢公孫弘

武帝舉賢良文學之士對策者百餘人太常奏

弘第居下天子擢弘為第一召見容貌甚麗拜

為博士待詔金馬門

或治申韓

建元中衛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皆罷奏可

桂林一枝

秦始中卻詵遷雍州刺史武帝於東堂會送問詵曰卿自以為何如詵對曰臣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帝笑侍中奏免詵官帝曰吾與之戲耳

獨為第一

張東之字孟將進士擢第以賢良召試同時對策者千餘人東之獨為第一擢拜監察御史

無登等者

宋興以來御試制科舉人無登等者惟吳育第
三等餘皆四等除此則落之東軒筆錄

直言不棄

嘉祐六年試賢良方正蘇軾第三等轍第四等
轍語切直司馬光考入第三等翰林學士范鎮
難之欲降其等考官胡宿欲黜之光言是獨有

愛君憂國之心不可不收 上曰求直言而以
直棄之天下其謂我何乃收入第四等

當取大科

富韓公弼初遊場屋穆脩伯長謂之曰進士不
足以盡子之才當以大科名世公果禮部試下
時太師公官耀州西歸陝范文正公遣人追公
曰有旨以大科取士可亟還公復還京師見文
正辭以未嘗為此學文正曰已聞諸君薦君矣
久為君闢一室皆大科文字可往就館時晏元
獻公為相求壻於文正文正曰公女若嫁官人

仲淹不敢知必欲國士無如富弼者元獻一見
公大愛重之即議婚公遂以賢良方正登第聞見錄

一門大科

錢希白賢良方正擢第子明逸子飛彥遠子高
相繼登制科蘇軾蘇轍兄弟同年制策入等衣
冠以爲盛事故子高謝啓曰兩朝之間相繼者
父子十年之內並進者弟兄子瞻啓曰兄弟並
竊於賢良衣冠或以爲盛事希白從孫藻以皇
祐五年登進士第是年說書中選後十年復登
制科其謝啓云十年二第屢玷於主司一門四
人無慙於祖烈澠水燕談

預夢試題

吳文肅公奎將舉賢良夢入魏文帝廟升殿問
羣臣優劣公未對帝曰韓延壽爲最是夕門下
抄書吏楊開者亦夢公讀楊阜傳翌日告公公
覽二傳及試六論一乃韓延壽楊阜孰優公果
中首選澠水燕談

出孟子注

張賢良咸漢州人應茂科初出蜀過夔州郡將

知名士也一見遇之甚厚因問曰四科優劣之
差見於何書張無以對守曰載孟子注中因掇
示之張道中漫思索著論咸至都閣試文論以
此爲首題張更不注思而就主文錢穆父覽之
大喜過閣第一張即魏公之翁也揮麈錄

不讀孟子

李泰伯素不喜孟子以爲孔子尊王孟子教諸
侯爲王嘗試制科六論不得其一曰吾書未嘗
不讀必孟子注疏也擲筆而出人爲檢視之果
然終不中第

辭類俳優以下係宏詞

韓愈云僕聞禮部有以博學宏詞選者人尤謂
之才退因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類
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答崔立之書

不當自售

楊龜山云試宏詞乃是以文字自售古人爲已
似不如此語錄

問克敵弓

李平叔云洪景伯兄弟應博學宏詞以克敵弓
銘爲題洪惘然不知所出有巡鋪老卒覩子案

間以問洪曰官人欲知之否洪笑曰非而所知
卒曰不然我本韓太尉世忠之部曲從軍日見
有人以神臂弓舊樣獻于太尉太尉令如其制
度製以進御賜名克敵并以歲月告之洪盡用
其語首云紹興戊午五月大將云云主文大以
驚喜是歲遂中科目若有神助焉此蓋熙寧中
西人李宏中創造因內侍張若水獻于 裕陵
者也

倒紉孩兒 係館職

苗振第四人及第召試館職晏相曰宜稍溫習
振曰豈有三十年為老娘而倒紉孩兒者乎既
試果不中選公笑曰苗君竟倒紉孩兒矣倦游
錄

召試謁謝

韓忠獻公宋景文公同召試中選王德用帶平
章事例當謝二公有空踈之謙德用曰亦曾見
程文誠空踈少年更宜廣問學二公大不堪景
文至曰吾屬見一老衙官是納侮也後二公俱
成大名德用已薨忠獻謂景文曰王公雖武人
尚有前輩激厲成就後學之意不可忘也聞見

古今文集

古詩

送韋道冲秀才赴制舉

劉禹錫

驚禽一辭巢，栖息無少安。
 秋扇一離手，流塵蔽霜紈。
 故侶不可追，涼風日已寒。
 遠逢杜陵士，別盡平生歡。
 逐客無印綬，楚江多芷蘭。
 國君時暇遊，長缺不復彈。
 閱書南軒霽，絙瑟清夜闌。
 萬境身外寂，一盃腹中寬。
 伊昔元宗朝，冬卿冠鴛鸞。
 肅穆升內殿，從容頂高冠。
 游夏無措詞，陽秋垂不刊。
 至今羣玉府，學者空縱觀。
 世人希德門，揭若攀峯巒。
 之子尚明訓，鏘如振琅玕。
 一旦西上書班裳，拂行鞍。
 荆臺宿暮雨，漢水浮春瀾。
 君門起天中，多士如星攢。
 煙霞覆雙闕，扞舞羅千官。
 清漏滴銅壺，仙厨下雕盤。
 熒煌仰金榜，錯落飛濡翰。
 古來長策人，所嘆遭時難。
 一鳴從此始，相望青雲端。

莫相疑行

杜甫

男兒生無所成頭皓白，齒牙搖落真可惜。
 憶獻三賦蓬萊宮，自恠一日聲烜赫。
 集賢學士如堵

墻觀我落筆中書堂往時文彩動人主今日飢
寒趨路傍晚將末節契年少當面論心背面笑
寄謝悠悠世上兒莫爭好惡莫相疑

詩話

中貴乞詩

夏鄭公竦以父歿王事得三班差使携所業投
李文靖公沈有山勢蜂腰斷溪流燕尾分之句
明日袖詩進呈乞換一文資後舉制科對策庭
下有老宦者曰閑人多矣賢良它日必貴以吳
綾手巾乞詩公題曰殿上袞衣明日月階前旗

影動龍蛇縱橫禮樂三千字獨對丹墀日未斜

試罷題壁

王仲至欽臣 仁宗時名儒召試學士院王荆
公爲考官於簾下見其試畢就壁間題字荆公
使人錄之乃一詩荆公爲改奏罷長楊賦作奏
賦長楊罷荆公在金陵好事者求書多寫此詩
古木陰森白玉堂長年來此試文章日斜奏罷
長楊賦閑拂塵埃看畫墻

及第

下第附

羣書要語

其都會謂之舉場通稱謂之秀才
投刺謂之鄉貢得第謂之前進士

互相推敬謂之先輩俱捷謂之同年列姓名於
慈恩謂之題名在關試謂之關讌大宴曲江亭
謂之曲江宴籍而入選謂之春官不捷而醉飽
謂之打盹燥李肇國史補士人初登第必展歡
宴謂之燒尾說者云虎化為人惟尾不化須得
燒去乃化又說新羊入羣羊抵觸須燒其尾乃
定又說魚躍龍門化為龍時必雷為燒其尾乃
得化聞見錄交州記有龍門水深百尋大魚登

此化成龍不得過曝腮點額血流此水常如丹

池又謂龍門今在絳州李膺傳注鵬搏扶搖而

上者九萬里莊子今夫取科者交貴勢倚親戚

合則插羽翮生風濤沛然而有餘吾無有也柳

送婁序新進士每及第鄉曲親戚例以聲樂相

慶天寶遺事

詩句龍門客又新杜攀桂仰天高變化有鷗鵬

蛟龍得雲雨鵬鶚在秋天青雲動高興

勲業青冥上勲業頻看鏡白屋難久留

禮闈曾擢桂致身青雲上新渥照乾坤

亨衢照紫泥 汀草隨青袍 早充觀國賓杜並

斫却月中桂李風雲入壯懷韓振衣造雲闕韓

漸階振羣鷺韓雲霄今已逼韓及第拜親榮唐

恩袍草色動 仙籍桂香浮御製

下第 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韓

答崔書

詩句 氣味如中酒情懷似別人唐人下第詩

古今事實

芥拾青紫

漢夏侯勝為太子太傅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

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身

糾不赴宴

唐進士會燕曲江崔豸請告假不赴乃以彫幘

載妓遊觀為團司所發崔沉為主罰錄事判云

深撓蓆帽密映羶車紫陌尋春便隔同年之面

青雲得路可知異日之心撫言

淡墨題榜

進士榜粘黃紙四張以淡墨羶筆書禮部貢院

四字粘於榜首撫言 李紆侍郎放舉人命筆

吏勒紙書榜末及填禮部貢院字吏得疾令史

王脉亦善書詔令終其事值脉醉以氈筆染不加墨迨明方覺字體濃淡相間反致其妍自後法之遂為故事 賈魏公談錄

題名鴈塔

唐進士自神龍以來杏園宴後皆於慈恩寺塔題名它時有將相則朱書之或未及第時題名字添前進士 李肇國史補 佛在世時有比丘見羣鴈飛乃念曰此鴈可充我之食佛曰此鴈王也不可輒食乃為營塔 曾類說

泥金書帖

唐進士及第以泥金書帖附家書中報登科之喜至文宗朝遂罷此儀 盧氏雜記

龍虎榜

唐歐陽詹與韓愈李觀崔羣玉涯聯第進士時號龍虎榜 詹傳

探花郎

唐進士杏園初會謂之探花宴以少俊二人為探花使遍遊名園若他人先折得名花則二人被罰 秦中記 選最年少者三人為探花使世謂之探花郎 東軒筆錄

榜花

唐大中以來禮部放榜有姓氏稀僻者號曰榜花南部新書

一第溷子

唐元結舉進士禮部侍郎楊浚見其文曰一第恩子耳有司得子是賴果擢上第

千佛名經

張倬數舉進士不第捧登科記頂上戴之曰此千佛名經撫言

東塗西抹

薛逢晚年厄於官途策羸馬赴朝值新進士綴行而出團司所由數十人見逢行李蕭然前導曰回避新郎君逢輾然遣介語曰莫貧相阿婆三五少年時也曾東塗西抹來撫言

袁州舉人

盧肇袁州人初赴舉先達曰袁州出舉人邪荅曰袁州舉人亦猶沅江出鼈甲九肋者稀撫言

因弟撻兄

李景莊老於場屋每被黜母輒撻景讓景莊兄宰相謂主司曰李景莊今歲不可不收可憐彼

兄每歲受撻由是始得及第 唐武宗紀

少年擢第

韓愈年二十五而擢第於春官以文名於四方
與邢尚書書

妓孤破顛

唐妓牙娘性輕率好傷人肌膚夏侯澤為牙娘

批頰傷甚翌日期集澤厲聲曰昨日女子牙娘

孤破澤顛同年皆駭 孫榮北里志

金榜通判

太祖幸西都張文定公齊賢獻十策 帝歸謂

太宗曰吾幸西都為汝得一張齊賢宰相也

太宗即位齊賢方赴廷試 帝欲其居上甲有

司置於丙科 帝不悅有旨一榜盡除京官通

判文定得將作監丞通判衡州不十年位宰相

聞見錄

更相為僕 見交友門

錫宴簪花

溫公曰吾性不喜華靡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

不簪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 家傳

熟讀左傳

艾穎少年赴鄉舉逆旅中遇一村儒狀極茸鬮
顧謂艾曰君此行登第矣艾曰賤子家於鄆無
師友加之汶上少典籍今學踈援寡聊觀場屋
耳儒者曰吾有書一卷以授君詰旦奉納翌日
果持至乃左傳第十也謂艾曰此卷書宜熟讀
取富貴後四十年亦有人因此書登甲科然齡
祿俱不及君記之艾頗爲異時亦諷誦會李愚
知舉試鑄鼎象物賦事在卷中一揮而就愚愛
之擢甲科後四十年當祥符五年御試此題徐
奭爲狀元艾後以戶部侍郎致仕七十八薨徐

四十爲翰林學士卒

澠水燕談

熟讀樂記

張客省退夫應舉時因醉乘驢過市誤觸倒雜
賣擔子其人喧呼不已視擔中止有樂記疏一
冊遂以五十金市之其人乃去張初不携文字
止閱所買樂記疏一冊無何省試出黃鍾爲樂
之末節論獨樂記爲詳論擅場遂高選明年擢
甲科

倦游錄

殿試無黜

本朝祖宗以來進士過省赴殿試尚有被黜

者遠方寒士殿試下貧不能歸多至失所有赴河而死者仁宗聞之惻然自此殿試不黜落雖雜犯亦收之末名爲定法可以謂之仁矣

兄弟同登

曾鞏子固嘉祐二年歐陽永叔知貢舉子固兄弟四人同登科

鼠銜試卷

杜鎬龍圖江南名士植之祖也初登第時將試前夕見大鼠銜卷於前視之乃孝經正義明日果於正義中出題三道

夢中改名

孫夢得初名貫字道卿嘗語予曰某舉進士過長安夢登塔見持一大文卷者問之云來年春榜索而視之不可阿其間有孫貫否曰無惟第三人有孫抃既寤遂改名抃明年果然

東齋記事

貴游覆試

王祐知舉陶穀子邴登第上曰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登第遽命中書覆試因詔自今舉人凡闕食祿之家皆令覆試

國史

貴游擢第

故事進士唱名宰執從官侍立左右有子弟與
選者唱名之次必降階稱謝搢紳間頗以爲榮
建炎初車駕在揚州會放進士時揚中立龍圖
以侍讀侍立而其子適以特奏名預唱名中立
亦降階稱謝時適之年已五十餘中立七十餘
矣前此所無也

自取儒科

李宗諤昉之子七歲能屬文耻以父任得官獨
由鄉舉既第進士授校書郎

再擢科第

元厚之舉進士擢高等殿試被黜復舉進士中
第

廷對賜燭

舊例廷試舉人至暮者許賜燭然殿深易黑日
昃則殿上燭出矣慶元五年上初策士江西
正奏名進士黃寔嚴州特奏名進士皇甫鑑納
卷最後廉州特奏名進士劉嘉猷賜燭至一更
四點御藥院言故事賜燭正奏名降一甲特奏
名降一等

朝野雜記

奏文星暗以下係下第

唐大中間天官奏云文星暗科場當有事後經
三科盡覆試復落考官皆罰俸

朝野僉載

失韻坦率

宋齊老於場屋舉止可笑嘗試賦輒失官韻乃
拊膺曰宋五又坦率矣由是大著名後禮部上
甲乙名德宗先問曰宋五得無坦率否

一生無成

馮藻應二十五舉姻親勸令罷舉求官藻曰譬
音匹如一生無成更應五舉

比夢瑣言

失無愠色

黃魯直得洪州解頭赴省試與侯希聖數人待
榜相傳魯直為省元同舍置酒有僕自門被髮
大呼而入舉三指問之乃同舍三人魯直不與
坐上數人皆散去至有流涕者魯直飲酒自若
飲罷看榜不少見於顏色

孫公談圃

古今文集

雜著

送班孝廉擢第歸東川覲省序

柳宗元

隴西辛殆庶猥稱吾文宜叙事晨持纁素以班

孝廉之行爲請且曰夫人殆所謂吉士也愿而
信質而禮世其家業研精墳典屬者舉春官獲
居其甲馬家于蜀之東道其嚴君以客鄉之位
贊是方岳爲大夫良今將拜慶寧覲光耀族屬
是其可歌也道出于南鄭外王父以將相之重
九命赤社爲諸侯師今又將亟駕省謁從容燕
喜是又可歌也故某等若干人皆歌之矣若乃
序者固吾子宜之柳子曰吾嘗讀王命論及漢
書嘉其立言彼生彪固之胄歟相國馮翊公功
在社稷德在生人其門子遊文章之府者吾嘗
與之齒彼生嚴氏之出歟承世家之儒風沐外
族之休光彼生專聖人之書而趨君子之林宜
矣哉遂如辛氏之談濡翰于素因寓于辭曰爲
我謝子之舅氏珠玉將至得無脩容乎

送陳自然西上序 馬子才

朔風驚沙枯梢號寒子行亦良苦聞之京師曰
米如買珠薪如束桂膏肉如玉酒樓如登天驟
雨至矣黑潦滿道則馬如游龍清霜激風客衣
無襦抱膝而苦調則火如紅金子之遊京師所
以待此具者其挾幾何豈子之家位高金多父

母兄弟渠渠款款厚撫以遺子乎曰無有也豈
子之鄰里鄉黨相悅以義出門辭東家而西家
待贐矣寧有是乎曰無有也豈子之昵親挾友
入室握手說無說有把酒相別飲酣氣張有解
劍而指廩者乎曰無有也然則子之此遊挾何
術以往曰吾視囊中不見其有物視吾胷中耿
耿者尚在也以吾之耿耿者遊天地間庶幾必
有合乎予聞其言而壯之曰今人適百里必宿
春而浙乃敢出門戶今子有數千里之役徒手
以往浩然無憂子固驚恠子矣果如子言予來
春於江南林石之下聞北方有焯焯者必子也
夫

新進士期集

新及第進士舊以名次高下率錢期集貧者或
稱貸於人 祐陵聞之熙寧六年始賜新進士
錢三千緡爲期集費自余中始也渡江後賜千
七百緡自是遂爲故事舊新進士入謝進謝恩
銀百兩熙寧六年亦罷之今新進士期集所號
爲團司置局於禮部貢院釋褐日即付上三人
主之其職事有糾彈牋表主管題名小錄掌儀

典客掌計掌器掌膳掌酒菓監門等多或至百
餘人仍具所差姓名申禮部御史臺照會後旬
日朝謝又數日拜黃甲叙同年于禮部貢院其
儀三名設褥于堂上東西相向同年四十已上
立于東廊四十以下立于西廊皆再拜拜已擇
榜中年長者一人狀元拜之復擇最少者一人
拜狀元又數日赴國子監謁謝先聖先師鄒國
公用釋菜禮三名爲三獻榜中有士望者一人
爲監禮官已謝賜聞喜宴于禮部貢院侍從以
上及館職皆與知舉官押宴已宴立題名石刻
乃罷局馬大凡團司主狀頭授告出國門乃罷

朝野雜記

古詩

寄崔立之

韓愈

西城負外丞心跡兩崛竒往歲戰詞賦不將勢
力隨下驢八省門左右驚分披傲兀坐試席深
叢見孤羆文姓翻水成初不用意爲四座各低
回不敢捩眼窺升階揖侍郎歸舍日未歆佳句
喧衆口考官敢瑕疵連年收科第若摘領底髭
迴首鄉相位通途無他岐豈論校書郎袍笏光

參差童稚見稱說祝身得如斯儕輩妬且熟喘
如竹筒吹老婦願嫁女不約論財資老翁不量
分累月筭其兒攪攪爭附託無人角雄鳩由來
人間事翻覆不可知安有巢中鷲插翅飛天陸
駒鹿著爪牙猛虎借與皮汝頭有韁繫汝脚有
索縻陷身泥溝間誰復稟指撝不脫吏部選可
見偶與竒又作朝士貶得非命所施憐我還好
古官途同險巖君看一時人幾輩先騰馳過半
黑頭死陰蟲食枯骸歡華不滿眼咎責塞兩儀
夫子固吾黨新恩釋街羈去來伊洛上相待安
眾箠我有雙飲錢其銀得朱提黃金塗物象雕
鑄妙工倂乃令千里鯨么麼微螽斯猶能爭明
月擺掉出渺瀰野草花葉細不辨蕒菜施綿綿
相糾結狀似環城隄四隅芙蓉樹擢艷皆猗猗
鯨以興君身失所逢百罹月以喻夫道僂僂勵
莫虧草木明覆載妍臭齊榮萎願君常御之行
止親燧觴異日期對舉當如合分支

律詩

上禮部陳侍郎

唐施肩吾

九重城裏無親識八百人中獨姓施弱羽飛時

擯箭險蹇驢行處薄冰危晴天欲照盆難及貧
女如花鏡不知却向從來受恩地再求青律變
寒枝

崇政殿放榜

蔡持正

黃帕開封出奏篇銀袍二百玉階前威顏咫尺
瞻中宸名姓傳呼下九天宮筆旋題黃甲字禁
門已簇杏花韉孤臣拜賜交悲喜相望先芬五
十年

送蜀人張師厚赴殿試

蘇子瞻

雲龍山下試春衣放鶴亭前送夕暉一色杏花
三十里新郎君去馬如飛

重送胡大夫赴振武

武舉

楊巨源

何年擢桂儒生業今日分茅聖主恩旌旆仍將
過鄉路軒車爭出看都門人間文武能雙捷天
下安危待一論布惠宣威大夫事不妨詩思許
琴樽

詩話

謁光範門

新進士放榜後翌日排光範門候過宰相雖云
排光範門其實建福門集於四方館昔有詩曰
華陽觀裏鍾聲集建福門前鼓動時即其事也
移樂泛舟
唐進士開宴曲江亭既徹饌則移樂泛舟又有
燈閣打球之會故東坡有曲江舫舫月燈球之
句

瘦馬番羶

唐太和八年放進士多貧士無名子作詩曰乞
兒還有大通年六十三人籠仗全薛庶準前騎
瘦馬范鄴依舊蓋番羶

秦中記

丹桂五枝

竇禹鈞有子五人儀儼侃偁僖俱登科馮道贈
之詩曰靈椿一枝老丹桂五枝芳

命妓開燕

楊汝士尚書鎮東川其子及第汝士開宴營妓
咸集汝士命人與綾一端詩曰郎君得意正青
春蜀國將軍又不貧一曲高歌綾一疋兩頭娘
子拜夫人

喜子登第

張師錫侍郎年八十有喜子登第詩曰御榜今朝至見名心始安爾能俱中第吾可遂休官賀客留連飲家書反覆看世科雖不繼得慰二親難

擇壻車

唐進士開宴常寄曲江亭其日公卿家縱觀鈿車珠鞅櫛比而至中東牀者十八九故坡詩云囊空不辦尋春馬眼眩行看擇壻車

換却舊衣

張籍送李餘及第詩歸去惟將新誥牒後來爭取舊衣裳又知新進士以衣與人

登第放縱

杜牧之登科後三年放縱爲詩曰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情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

少年登第

樂天登第詩云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時年二十七

兄弟繼登

樂天與弟敏中行簡三人相繼皆中第樂天作

詩云自憐郡姓為儒少豈料詞場中第頻桂折
一枝先語我揚穿三葉盡驚人 漁隱

師生窮達

李頻方干高第也登第後干寄詩曰弟子已攀
桂先生猶卧雲

皆取寒素

元和十三載李源公榜三十三人皆取寒素時
有詩曰元和天子丙申年三十三人同得仙袍
似爛銀衣似錦相將白日上青天

郡守餞送

盧肇黃頰皆宜春人同舉郡守獨餞頗明年肇
狀元及第歸郡守會肇觀競渡肇即席作詩云
報道是龍剛不信果然奪得錦標歸太守大慚

獻主司詩

孟賓于獻主司詩那堪雨後更鳴蟬溪隔重湖
路七千憶昔故園楊柳岸全家送上渡頭舡主
司得詩自謂得賓于之晚 雅言系述

賜進士詩

太宗好文進士及第賜聞喜宴常作詩贈之景
祐間因以為故事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賜詩

尤多不必盡上所作景祐年賜詩落句云寒儒
逢景運報德合如何論者謂質厚宏壯真詔旨
也真父詩話

破天荒

唐荊州每解舉人多不成名號曰天荒至劉蛻
舍人以荊州解及第曰破天荒東坡嘗以二句
贈瓊州進士姜唐佐云滄海何曾斷地脉白袍
端合破天荒用此事也姜唐佐過許昌見顏濱
時東坡已下世相持出涕顏濱爲題其後云待
子及第當續後句復足成其詩云生長茅間有
異芳風流稷下古諸姜適從瓊管魚龍窟秀出
羊城翰墨場云云錦衣他日千人看始信東坡
眼目長

錦織御詩

李廷臣官於瓊管有一夷人獻錦臂條上織成
一聯云恩袍藍色動仙籍桂香浮乃仁廟朝
賜進士及第人詩也廷臣以千金易之藏爲珍
寶青瑣

紅裙爭看

舒王有詩云却憶金明池上路紅裙爭看綠衣

郎歐公謂舒王曰謹愿者亦復為之耶

止壓一人

周師厚在鄭獬榜及第只壓得陳傳自賦詩云
有眼不堪看鄭獬回頭猶喜得陳傳

詩戲壓榜

紹興丙午正奏名第一人王十朋特奏名第一
人李三錫時宗室子居覲榜尾不樂或以詩戲
之曰舉頭雖不窺王十伸脚猶能踏李三
律詩以下係下第

下第集句

石曼卿

一生不得文章力欲上青天未有因聖主不勞
千里召嫦娥何惜一枝春鳳凰詔下須沾命豺
虎叢中也立身啼得血流無着處朱衣騎馬是
何人

西清詩話

與潘三失解後飲酒

蘇子瞻

千金弊帚誰人買半額蛾眉世所妍顧我自為
都眊躁憐君欲闔小嬋娟青雲豈易量它日黃
菊猶應似去年醉裏未知誰得喪滿江風月不

論錢

詩話以下係下第

賺了英雄

唐制進士科甚重其老死文場者亦無限故有詩云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國史補

下第獻詩

唐元和中士人下第多為詩刺試官獨章孝標作歸燕詩獻庾承宣侍郎曰積累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雲大厦無棲處更傍誰家門戶飛

東野下第

孟東野下第詩曰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劍傷又再下第詩曰兩度長安陌空將淚見花其後登第詩曰昔日齷齪不足嗟今朝曠蕩恩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進取得失蓋亦常事而東野器宇不宏偶下第則情墮獲如刀劍傷以至下淚既登科則志意充溢一日之間花則看盡何其速耶後授酒陽尉卒唐宋遺史

在孫山外

孫山應舉綴名榜末朋儕以書問山得失荅曰解名盡處是孫山餘人更在孫山外覽者大笑

特科

晚成附

羣書要語

大器晚成 老子

詩句

紫綬映晚年

杜

古人多重晚年榮

杜荀鶴

古今事實

老而仕

絳縣人七十有三年矣趙孟仕之使為君復陶

主衣服之官以為絳縣師左襄二

八十司徒

鄭武公年過八十八為周司徒

六十始仕

公孫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為博士至宰相封侯

八十召拜

武帝東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時年已八十

餘老天子以為中大夫 儒林

大才晚成

馬援兄况謂援曰汝大才當晚成 本傳

頭白補郎

漢獻帝詔曰今耆儒年踰六十去離本土結童

入學白首空歸長委農野永絕榮望朕甚憫焉
其依科罷者聽爲太子舍人時長安中爲之謠
曰頭白皓然食不充糧褁衣褰裳當還故鄉聖
主愍念悉用補郎舍是布衣被服玄黃

七十而召

張柬之以賢良召時年七十餘矣狄仁傑薦曰
荊州長史張柬之雖老宰相才也姚崇又薦曰
其人老唯亟用之即日召拜平章事年已八十

立推恩法

至和間富公當國立一舉三十年推恩之法蓋
公與河南進士段希元魏升平同場屋相善公
作相不欲私之故爲天下之制聞見錄

推恩授官

特奏名第一等二名附前五甲餘並登仕郎第
二等京府助教第三等上州文學第四等下州
文學並候郊恩出官第五等諸州助教

古今文集

詩話

特奏賦詩

崇寧中特奏名狀元徐適瓊林宴罷作詩曰白

髮青衫晚得官瓊林頓覺酒腸寬平康夜過無人問留得宮花醒後看
侯鯖錄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二十七

前集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二十八

前集

建安祝穆和父編

仕進部

座主

賞舉主 罰舉主 門生
座主門生同列 故吏

羣書要語

漢法所舉主終身保任薛謙光疏
允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非

人也柳文

詩句

商山老皓雖休去終是留侯門下人
白集
我實門下士力薄蚋與蚊受恩不即報永負湘

中墳韓愈送陸暢至今青霄人猶是門下客高
達夫

古今事實

舉筦庫家

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筦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
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檀弓

達觀所舉

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
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對曰居
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

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文侯曰寡
人之相定矣克出翟璜曰今者君召先生而卜
相果誰為之克曰魏成子為相矣翟璜忿然作
色曰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
君內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山臣
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
無傳臣進屈侯鮒克曰達視其所舉是以知魏
成子之為相也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
子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
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翟璜逡巡再

拜曰璜鄙人也失對史記

忠報舉主

宣子趙盾言韓厥於靈公以為河曲之役宣子使人以其乘車干行厥執而戮之眾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僕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謂諸大夫曰二三子以賀我矣吾舉厥也忠吾乃今知免於罪矣

國語

及貴薦賢

何武為人仁厚好進士獎人之善為楚內史厚兩龔勝舍在沛郡厚兩唐林遵及為公卿薦之

朝廷此人顯于世者何侯力也

至公見報

晉崔洪薦郗詵代已為左丞詵後糾洪洪謂人曰我舉郗丞而還奏我是挽弓自射也詵聞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為司馬以軍法戮宣子之僕崔侯固舉才我才見舉惟官是視各明至公何故斯言乃至此洪聞其言而重之

以名為戲

杜審權知舉放盧處權有戲之曰座主審權門生處權崔沆放崔灑談者稱座主門生沆灑一

家南部新書

相為座主

李逢吉知貢舉榜未放而入相及第人就中書見座主因話錄

受門生謁

桑維翰亦裴皞之門生嘗謁皞皞不迎不送或問之答曰皞見翰於中書則庶僚也維翰見皞於私館則門生也何送迎之有人亦重其耿介郡國閑談

賞卻缺以下係賞舉主

晉侯敗狄于箕卻缺獲白狄子初曰李過冀見冀缺耨其妻盥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請用之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再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卻缺子之功也左僖三十三

賞狄臣

晉侯賞桓子狄臣于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曰是賞也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宣十五

用王稽

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王稽載范雎入秦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臣故載來後昭王拜范雎爲相雎言於昭王王召王稽拜河東太守本傳

封鄂秋

漢高祖論功行封以蕭何爲第一上曰進賢受上賞因封鄂秋安平侯

賞魏無知

高祖封陳平爲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計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迺復賞無知

賞常何

馬周至長安舍中郎將常何家貞觀間詔百官言得失何武人不涉學周爲條二十餘事皆當世所切太宗恠問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教臣言之帝即召之間未至遣使四輩趣及謁見帝與語大悅拜監察御史帝以何得人賜帛三百匹

事類彙編卷之六
五
蔽賢有戮以下係罰舉主

漢武帝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
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削地三則黜爵削地畢
矣

坐削戶

元帝詔列侯茂才張勃舉陳湯司隸奏湯無行
勃選舉故不以實坐削戶

坐遷官

何武舉方正所舉者召見槃辟雅拜有司以爲
詭衆武坐遷楚內史

郡守坐免

順帝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
句文吏能牋奏乃得應選其有茂才異等若顏
淵子竒不拘年齒廣陵舉孝廉徐淑左雄詰之
曰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耶淑無以
對郡守坐免

門生殆徧以下係門生

袁氏植恩四世門生舊吏徧於天下魏袁紹傳

上下門生

唐楊嗣復領貢舉父於陵入朝乃率門生出迎

置酒第中於陵坐堂上嗣復與諸生坐兩序始於陵在考功擢浙東觀察李師稷及第時亦在焉人謂楊氏上下門生時以為榮

陸氏在荒見校文主司門

玉筍班

玉筍班事不知正出處唐書載李宗敏知舉門生多清秀俊茂唐伸薛庠袁郁輩時謂之玉筍叢語

鸞鳳集門

楊嗣復權公集序正元中奉詔考定賢良草澤之士昇名者十七人及禮部擢進士第者七十有二鸞鳳杞梓舉集其門而公所擢登輔相者十人

桃李在門見薦舉門

報門生書

晏公殊不喜歐陽公故歐公自分鎮叙謝有曰出門館不為不舊受恩知不為不深然足跡不及於賓階書問不通於執事豈非飄流之跡愈遠而彌踈孤拙之心易危而多畏動常得咎舉輒累人故於退藏非止自便偶因天幸得請郡

符問遺老之所思流風未遠瞻大邦之為殿接
壤相交晏公得之對賓客占十數語授書吏作
報客曰歐公有文聲似大草草晏公曰答一知
舉時門生已過矣是時歐守青社晏亦出殿宛
丘晏公因歐公賦雪詩遂有語聞見後

不稱門生

劉器之晚居南京馬涓巨濟作少尹巨濟庭試
日器之作詳定官所取也而巨濟每見器之未
嘗脩門生之敬器之不平因以語客客以諷巨
濟巨濟曰不然凡省闈解送則有主文故所取
士得以稱門生殿試蓋天子自為座主豈復可
稱門生於他人幸以此謝劉公也客以此告器
之歎服其說自是甚愧揮塵錄

門生往奠見祭奠門

同升諸公以下係座主門生同列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
之曰可以為文矣

門生每避

胡廣所辟命皆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並
為三司蕃等每朝會稱疾避廣時人榮之

置屏分隔

東漢鄭弘字巨君為太尉時舉將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自卑帝問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以為故事

不及門生

封舜卿武宗朝翰林學士教之子舜卿登進士第累遷中書舍人入梁為禮部侍郎知貢舉開元中與門生鄭致雍同受命入翰林致雍有俊才舜卿思拙澁對草論詰不勝困弊託致雍秉筆時議者謂座主辱門生

門生繼踵

尚父之帥河中也咸寧郡王渾公佐之不十年接控數州繼踐台庭則曹參之代蕭何大叔之嗣子產也郭子儀家傳

耻與同列

唐盧坦為鄭滑判官有善笛者大將等悅之請節度為重職坦曰大將必在軍積勞亟遷乃及右職柰何自薄欲與吹笛少年同列邪諸將慙出就坦謝

善事主司

蕭遘與王鐸並居相位帝嘗召宰相鐸年高升階足跌踣勾陳中遘旁掖起帝目之喜曰輔弼之臣和予之幸也謂遘曰適見卿扶王鐸予喜卿善事長矣遘對曰臣扶王鐸不獨事長臣應舉時鐸為主司臣亦中選門生也上笑曰王鐸選進士朕選宰相於卿無負矣遘謝而退

獨有一天以下係故吏

蘇章遷冀州刺史故人爲清河太守章行部按其姦賊乃請太守爲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按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

故吏炎涼

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

故吏先達

蜀楊洪爲蜀郡太守舉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數年祗爲廣漢太守而洪尚在蜀郡每朝會祗次洪坐洪曰君馬何駛祗曰故吏馬不敢駛但明府未着鞭耳

輒避故吏

王戎故吏多至大官相逢戎輒下道避之竹林

七賢論

故吏戒郎君

晏叔原臨淄公晚子監穎昌府許田鎮手寫自作長短句上府帥韓少師少師報書云得新詞盈卷蓋才有餘而德不足者願郎君捐有餘之才補不足之德不勝門下老吏之望云一監鎮官敢於杯酒間自作長短句示本道大帥以大帥之嚴猶盡門生忠於郎君之禮在叔原為甚厚在韓公為甚德也聞見錄

故吏同列

權德輿作杜祐誌曰德輿嘗忝府辟晚聯台座每荷同升之義蓋陳無愧之辭

故吏有聲

劉晏為度支鹽鐵轉運使其商摧財用之術者皆一時之選故沒後二十餘年韓洄元繡裴腆包佶盧貞李衡相繼分掌財賦其有聲者皆晏之故吏也

特抑故吏

鞠詠爲進士以文受知於王公化基及王公知
杭州詠擢第釋褐爲大理評事知杭州仁和縣
將之官先以書及所作詩寄王公以謝平昔獎
進今復爲吏得以文字相樂之意王公不答及
至任畧不加禮課其職事甚急鞠大失望於是
不復冀其相知而專修吏幹矣其後王公入爲
參知政事首以詠薦人或問其故答曰鞠詠之
才不患不達所憂者氣俊而驕我故抑之以成
其德耳鞠聞之始以王公爲真相知也 東軒筆

錄

故吏奔喪 見弔慰門

古今文集

詩話

門生迎父

寶曆中楊嗣復具慶下榜時先僕射自東洛入
覲嗣復率生徒迎於潼關宴于新昌里第元白
俱在焉皆即席賦詩楊汝士詩後成元白覽之
失色詩曰隔座須知賜御屏盡將仙翰入高冥
文章舊價留鸞翼桃李新陰在鯉庭再歲生徒
陳賀宴一時良史盡傳馨當年踈傳雖云盛詎

有茲賢醉醪醯汝士是日大醉歸謂諸子曰今日壓倒元白矣

兩重門生

裴皞官至禮部尚書放三榜四人拜相桑維翰竇正固張礪馬裔孫清泰二年馬裔孫知貢舉纔放榜謝恩引諸生詣座主宅謁拜裴公以詩示之曰宦途最重是文衡天與愚夫著盛名三主禮闈年八十門生門下見門生世以為榮

同入翰林

李翰於和凝榜及第後與座主同任學士凝作相翰為承旨適當批詔次日於玉堂輒開和相舊閣悉取圖書器玩留詩云座主登庸歸鳳閣門生批詔主鰲頭玉堂舊閣多珍玩可作西齋潤筆不人笑其踈縱

玉壺清話

同知貢舉

王禹玉乃余為校理時武成王廟所解進士也至此新入翰林與余同院又同知貢舉故禹玉贈余詩云十五年前出門下最榮今日預東堂余答云昔時叨入武成宮曾看揮毫氣吐虹夢寐閑思十年事笑談今日一樽同喜君新賜黃

金帶顧我宜爲白髮翁

歸田錄

同榜送行

王元之謫黃州蘇易簡知貢舉適放榜奏曰禹稱名儒今將行欲令榜下諸生送于郊上可其奏諸生郊別又元之謂狀元孫何曰爲我多謝蘇公口占一絕云綴行相送我何榮老鶴乘軒愧谷鶯三入承明不知舉看人門下放門生

更求它師

後山觀歐公六一堂圖書詩云向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後山以東坡薦得官作此詩時東坡正爲郡守終無少貶可謂特立之士矣然亦知東坡之大必能受之也

座主設燕

韓康公絳子華謝事後自穎入京看上元至十六日私第會從官九人皆門生故吏盡一時名德如傅欽之胡寬夫錢穆父東坡劉貢父顧子敦皆在坐錢穆父知府至晚子華不悅東坡云今日爲本殿燒香人多留住九子母丈夫也錢形有類故云坐客大笑方坐出家妓十餘人中讌後新寵魯生舞罷爲游蜂所螫子華意不甚

悅久之呼出以白團扇從東坡乞詩坡書云窻
搖細浪魚吹日舞罷花枝蜂繞衣不覺南風吹
酒醒空教明月伴人歸上句記姓下句記事康
公大喜坡云恐它姬廝賴故云耳

託孤門生

李文正公嘗言其座主王仁裕知貢舉時已年
高有數子皆早亡諸孫並幼每諸生至門必延
於中堂與夫人偶坐受諸生拜一如兒孫禮然
備酒饌命諸生至於餅餌羹臠之物皆公與夫
人親手調品忽一日生徒畢集出一詩牋曰二
百一十四門生春風初長羽毛成衰翁漸老兒
孫小它日知誰畧有情談錄

同為門生

東坡送曾子固倅越詩云醉翁門下士雜還難
為賢曾子獨超軼孤芳陋羣妍昔從南方來與
翁兩聯翩翁今自樵悴子去亦宜然嘉祐二年
永叔知貢舉曾子固兄弟四人同登科醉翁為
參政時子固亦在館中故云兩聯翩

貴猶稱門生

范文正公以晏元獻薦入館終身以門生事之

後雖名位相亞亦不敢少變慶曆末晏公守宛
丘文正赴南陽道過特留歡飲數日其書題門
狀猶稱門生將別投詩有曾入黃扉陪國論却
來絳帳就師資之句聞者歎伏石林燕語餘為
雜著以下係故吏

送鄭涵校理序

韓愈

愈博士也始事相公於祭酒分教東都生也事
相公於東太學今為郎於都官也又事相公居
守三為屬吏經時五年觀道德於前後聽教誨
於左右可謂親薰而炙之矣

上鄭餘慶書

韓愈

三得為屬吏朝夕不離門下出入五年竊自計
較受與報不宜在門下諸從事後

上知己書

周子充

韓退之為王南昌記滕王閣柳子厚為揚長沙
叙戴氏堂皆部吏也昔韓愈為博士也事鄭餘
慶於祭酒分教東都生也又事餘慶於東太學
為郎都官也又事餘慶居守故餘慶待愈每加
禮焉非以其三為屬吏耶如某政術文學誠不
足以備執鞭於左右獨念向者抱關轂下實事

明公於版曹今典教別都也又事明公居守槩之舊比似非偶然然則受知於今日圖報於異時固不宜在門下諸從事之後也請以是為紹介

僚屬

又見辟舉部

羣書要語

惟暨乃僚固不同心說命謹簡乃僚同命幕府者以軍幕為義軍旅

無常居止故以張幕言之

李廣傳注

以文行謀

畫雍容於幕府之間

白集

才畫堪置幄中

同上

奮六翮翔千里以為轅門大府之重

柳文宜數

引見佐史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無因得

盡人情宋太祖紀

非惜幕間一足地不容也皮

日休集

詩句

同時趨幕府此日望塵迎

韋應物甫也諸

侯老賓客

杜

從軍古云樂談笑青油幕燈明夜

觀棊月暗秋聞柝

韓愈會李王封聯句

豈知臺

閣舊先拂鳳凰雛得實翻蒼竹棲枝抱碧梧

杜

別蘇慙

風雲入壯懷泉石別幽耳

韓送石處士

婉婉幕中畫

謝宣城張子房詩雲幕隨開門

杜

詩水壺幕下清韋應物詩陳琳書記好王粲從
軍樂早晚歸漢庭隨公上麟閣劉長卿少年諸
侯府杜牧之幕中俊又閑刀筆帳下驍雄冷劔
鐔臨川幕府稱上賓東坡與劉莘老詩

古今事實

名流入幕

竇憲平匈奴班固傳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
章

特為設榻

陳蕃為豫章太守以禮請徐穉為功曹蕃在郡
不接賓客唯穉來時特設一榻去則懸之

同登南樓見月門

戒其樗蒲

陶侃遷都督勤於吏職見諸參佐或以談戲廢
事乃取其樗蒲博具悉以投諸江

泛綠依紅

王儉用庾杲之為衛將軍長史蕭緬與儉書盛
府元僚每難其選庾景行泛綠水依芙蓉何其
麗也時人以儉府為蓮花池故緬書美之

風動帳開

郗超為桓溫謀主謝安與王坦之見溫溫使超
卧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
幕之賓矣

手版拄頤

王徽之字子猷為桓冲騎兵參軍冲謂曰卿在
府久此當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頤
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值雨入車

王徽之有舊才少為桓冲參軍從冲值雨便下
馬入冲車中謂冲曰豈有獨擅一車不容國士

乎世說

似是馬曹

王徽之為大司馬桓溫將軍蓬首散帶不綜府
事又為車騎桓冲騎兵參軍冲問卿署何曹對
曰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
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馬知死

為是司驢

晉謝超宗坐失儀出為南郡王司馬人問定是
何府超宗怨望曰不知是司馬為是司驢既是
驢府政應為司驢坐禁錮

為腹心寄

薛收與房杜處腹心之寄薛元敬謹畏未嘗申
款曲如晦曰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

幕客狎遊見妓門

委以子孫

婁師德調江都尉揚州長史盧承異之曰子台
輔器也當以子孫相委詎論僚吏哉

醉登其床

嚴武鎮成都奏前拾遺杜甫為參謀官武與甫
有世舊待遇甚隆甫性褊躁放恣嘗醉登武牀
視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為忤

稱小朝廷

鄭從謹充河東節度使自擇參佐從謹奏以長
安令王調為節度副使前兵部員外郎史館脩
撰劉崇龜為節度判官前進士崇魯為推官人
謂之小朝廷言名士之多也

唐僖紀

僧相賓僚

張建封鎮徐州奏李藩為判官有新羅僧能相
人公令看諸判官有得為相者否僧云並無公
不快曰某妙擇賓僚豈無一人至相坐者促召

李判官至僧降階迎謂張公曰判官是紗籠中
人宰相冥司必潛以紗籠護之恐為異物所擾
餘官不然藩後果為相原化記

豈池中物

左肅機皇甫公義檢校沛王府長史引韋思謙
為同舍倉曹謂思謙曰公豈池中之物屈公為
數旬之客以望此府

力辨是非

范文正公以進士釋褐為廣德軍司理日抱具
獄與太守爭是非守盛怒臨之公不為屈歸必

記其往復辨論之語于屏上比去字無所容貧
止一馬鬻馬徒步而歸祠記

遣賜厨傳

錢希深歐陽永叔官洛陽時同游嵩山歸暮抵
龍門香山雪作留守錢文僖公遣吏以厨傳歌
妓至且問勞之曰山行良勞當少留龍門賞雪
府事簡無遽歸也聞見錄

古今文集

雜著

送石洪處士序

韓退之

河陽軍節度使烏公重胤爲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漚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嘗以事免勸之仕則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爲某來耶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爲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恒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仁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強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撰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李載書策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筵於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爲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

之歸遂以爲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
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佞人而
外敬正士無味於謠言惟先生聽以能有成功
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
而私便其身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
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
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爲歌詩六韻遣愈爲
之序云

送溫造處士序

韓愈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
於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耶解之者
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
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馬苟無留其良雖謂無
馬不爲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
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
溫生大夫烏公以鉄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
爲才以禮爲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
生爲才於是以石生爲媒以禮爲羅又羅而致
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馬拔其尤
暮取一人馬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

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咨而取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搢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爲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爲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縻於茲不能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爲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耶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爲吾以前所稱爲天下賀以後所稱爲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爲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焉

送楊儀之支使歸湖南序

韓愈

愈在京師時嘗聞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宣州爲多賢愈與之遊者有二人焉隴西李博清河崔羣羣與博之爲人吾知之道之不行於其主人與之處者非其類雖有享之以季氏之富不日留也以羣博論之凡在宣州之幕下者雖不

盡與之游皆可信而得其爲人矣

徐泗濠三州節度掌書記

韓愈

南陽公自御史大夫濠壽廬三州觀察使授節
移鎮徐州而掌書記者凡三人其一曰高陽許
孟容其一曰京兆杜兼其一曰隴西李博南陽
公文章稱天下其所辟實所謂宏辯通敏兼人
之才者也南陽公之於三君子蔚乎其相扶炳
乎其相輝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愈樂
是賓主之相得也故請刻諸石

古詩

送高書記

杜甫

崆峒小麥熟且願休王師請公問主將馬用窮
荒爲饑鷹未飽肉側翅隨人飛高生跨鞍馬有
似幽并兒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借問今何
官觸熱向武威答云一書記所媿國士知人實
不易知更須慎其儀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旌麾
此行既特達足以慰所思男兒功名遂亦在老
大時常恨結驩淺各在天一涯又如參與商慘
慘中腸悲驚風吹鴻鵠不得相追隨黃塵翳沙

律詩
漠念子何當歸邊城有餘力早寄從軍詩

歸溪上簡院內諸公 杜甫

野外堂依竹籬邊水向城蟻浮仍蠟味鷗泛已
春聲藥許鄰人斲書從稚子擎白頭趨幕府深
覺負平生

詩話

因詩論薦

張詠知成都有錄曹參軍老病廢事公責之曰
何故不歸明日參軍求去且以詩留別其畧曰

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興濃公驚歎曰
吾過矣同僚能詩而吾不知留而慰薦之 言行錄

寓公 廛氓附

羣書要語
諸侯不臣寓公 蓋公爵而守寓
者也 禮記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

夫之賢者 語十五子貢曰禮居是邦不非其大

夫家語

古今事實

願受一廛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

避堂舍盍

孝惠以曹參爲齊丞相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不知所定聞膠西有盍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盍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參於是避正堂舍盍公焉本傳

特爲置榻又見僚屬門

陳蕃爲樂安太守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致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爲置一榻去則懸之

置薤一本

後漢龐參爲漢陽太守郡人任棠有志節參到乃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本水一盃置屏前抱孫兒伏戶下參思其微旨曰水欲吾清拔薤欲吾擊強宗抱孫兒當戶下欲吾開門恤孤遂歎息而還

薦其行義

呂正獻公著在穎逾年而歐陽公脩爲守初脩以公爲相家令子弟少有時譽待公良厚而未甚重也劉原父敞博學有高才王深父回好古君子也二人者皆寓穎公日與相從脩等稍稍愛公之學識其後脩入爲翰林學士薦公文學行義宜在左右因數爲朝廷在位者稱之家傳

訪隱者居

錢文僖公自樞密留守西都時朝廷無事郡府多暇錢相與諸公行樂無虛日一日出長夏門屏騎從同步至午橋訪郭君隱居郭不知爲錢相也草具置酒錢相甚喜不忍去至晚衙騎從來郭君亦不爲動亦不加禮抵暮別去送及門曰野人未嘗至府廷無從上謁謝錢相悵然謂諸公曰斯人視富貴爲如何可愧也郭君名延卿時年踰八十少從張文定呂文穆公游二公相繼入相薦于朝命以職官不出

聞見錄

古今文集

古詩

寄盧仝

韓愈

玉川先生洛城裏破屋數間而已矣一奴長鬚

不裹頭一婢赤脚老無齒辛勤奉養十餘人上
有慈親下妻子先生結髮憎俗徒閉門不出動
一紀至今鄰僧乞米送僕忝縣尹能不耻俸錢
供給公私餘時致薄少助祭祀勸參留守謁大
尹言語纔及輒掩耳水北山人得名聲去年去
作幕下士水南山人又繼往鞍馬僕從塞間里
少室山人索價高兩以諫官徵不起彼皆刺口
論世事有力未免遭驅使先生事業不可量惟
用法律自繩已春秋五傳東高閣獨抱遺經究
終始往年弄筆嘲同異恠辭驚衆謗不已近來
自說尋坦途猶上虛空跨駮駟去歲生兒名添
丁意令與國充耘耔國家丁口連四海豈無農
夫親耒耜先生抱才終大用宰相未許終不仕
假如不在陳力列立言垂範亦足恃苗裔當蒙
十世宥豈謂貽厥無基趾故知忠孝生天性潔
身亂倫安足擬昨晚長鬚來下狀隔牆惡少惡
難似每騎屋山下窺瞰渾舍驚怕走折趾憑依
婚媾欺官吏不信令行能禁止先生受屈未曾
語忽此來告良有以嗟我身為赤縣令操權不
用欲何俟立召賊曹呼五百盡取鼠輩尸諸市

先生又遣長鬚來如此處置非所喜况又時當
長養節都邑未可猛政理先生固是余所畏度
量不敢窺涯涘放縱是誰之過歟効尤戮僕愧
前史買羊沽酒謝不敏偶逢明月曜桃李先生
有意許降臨更遣長鬚致雙鯉

律詩

嚴中丞枉駕見過 杜甫

元戎小隊出郊坰問柳尋花到野亭川合東西
瞻使節地分南北任流萍扁舟不獨如張翰白
帽應兼似管寧寂寞江天雲霧裏何人道有少

微星

奉酬嚴公寄題野亭之作

杜甫

拾遺曾奏數行書懶性從來水竹居奉引濫騎
沙苑馬幽棲真釣錦江魚謝安不倦登臨費阮
籍焉知禮法踈枉沐旌麾出城府草茅蕪徑欲
教鋤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

公 杜甫

得歸茅屋赴成都真為文翁再剖符但使閭閻

還揖讓敢論松竹久荒蕪魚知丙穴由來美酒
憶郢筒不用沽五馬舊曾諳小徑幾回書札待
潛夫

嚴公仲夏枉駕草堂兼携酒饌

杜甫

竹裏行厨洗玉盤花邊立馬簇金鞍非關使者
徵求急自識將軍禮數寬百年地闢柴門迥五
月江深草閣寒看弄漁舟移白日老農何有罄
交歡

王侍御掄許携酒至草堂奉寄此詩

便請邀高使君同到 杜甫

老夫卧穩朝慵起白屋寒多暖始開江鶴巧當
幽徑浴鄰雞還過短墻來繡衣屢許携家醞皂
盖能忘折野梅戲假霜威促山簡真成一醉習

池迴

詩話

無撓公私

滎陽吕公希哲晚居宿州真揚間十餘年衣食
不給有至絕糧數日者公處之宴然靜坐一室
家事一切不問不以毫髮事託州縣在和州嘗

作詩云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閑
居日讀易一爻遍考古今諸儒之說默坐沉思
隨事解釋夜則與子孫討論古今商榷得失久
之方罷家傳

并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二十八

前集

作詩云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閑
居日讀易一爻遍考古今諸儒之說默坐沉思
隨事解釋夜則與子孫討論古今商榷待久久
之方罷家傳

方編次人言其人與卷之二十八



